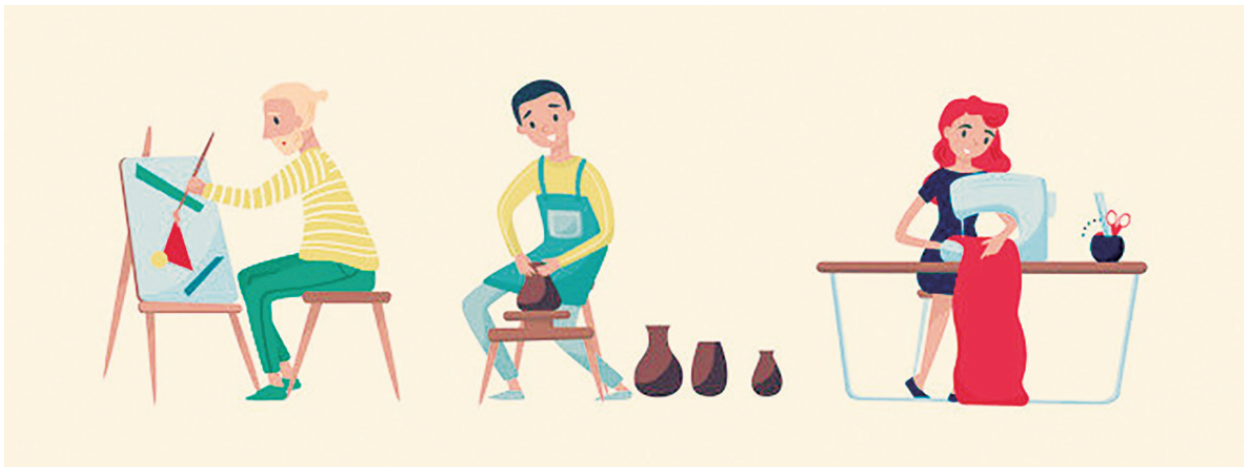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那些“景漂”的年轻人追寻什么



如今,不少人本以为人群会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,不料在疫情之后,赣北小城景德镇却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。据官方数字显示,2022年有3万外来人口“漂”在景德镇。而根据之前进行的第七次人口普查,过去10年,这座四线小城的人口呈现净流入趋势,与国内不少同类地区人口流出和减少的情况正好相反。

★“北上广”的出逃者

这些被称为“景漂”的年轻人,大多是“北上广”的出逃者,他们往往喜欢用“治愈、开心、活在当下”来形容自己在景德镇的生活。但中国那么大,之所以选择来这里,更现实的考虑还是看中了景德镇低廉的房租和物价。比如,在这里租一套4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,厨房、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、阳台一应俱全,月租只要500元,比很多“反内卷人士”心中的理想目的地大理还要便宜。据媒体报道,在大理,一间带卫生间的标间价格,约在800元到1800元不等。

如此情形,不禁让我想起鹤岗。这座因“5万元一套房”爆火网络的东北小城,“成名”后也迎来了一批不堪大城市重压的“鹤飘”。他们住着属于自己的房子,干着喜欢的绘画或自媒体工作,生活节奏比在大城市时慢了不少半拍,每月攒的钱还更多了,甚至有闲钱雇个阿姨上门打理日常,小日子过得真叫一个有滋有味。

★“疗愈”与事业兼顾

但景德镇又并非仅仅是“另一个鹤岗”。很多人之所以选择“景漂”,跟其身“瓷都”、拥有完整产业链有着很大关联。不少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前往当地,或拜师学艺,或自创品牌,“疗愈”之余,事业同样风生水起。

当然,景德镇也不完全是义乌、横店那样的“奋斗小城”。虽然就人口吸引力来说,后者似乎更胜一筹。据媒体报道,很多年轻人来到景德镇,学陶、制陶、做手工、摆摊,在此过程中,彼此间逐渐打成一片。不工作时,大家就结伴爬山、溯溪、烧篝火,享受生活。

★追寻城市化的初心

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句宣传语,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。但现实中,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往往展现出它很现实、让人压力巨大的另一面,用《瓦尔登湖》作者梭罗的话说,城市就是“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”。

试想一下,习惯了在地铁站口钻进钻出的你,多久没看到城市的日出日落了?同处一城的亲戚朋友,是否半年都不曾约饭聊天了?住了多年的邻居,能叫出对方姓名的又有几个?在这个意义上,“景漂”所追寻的或许恰是城市化的初心:一种兼顾了生活与工作、享受与奋斗的理想状态。虽然这种状态,目前还只适合一部分人,但随着越来越多工作互联网化,今后未必不会成为一种方向和趋势。届时,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将相应发生改变和调整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涂格)



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:“尽量地学习,尽量地经历,尽量地旅游,尽量地吃好吃的东西。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,就这么简单。”

人生最了不起的四种心境:痛而不言,笑而不语。迷而不失,惊而不乱。

有幸得到别人称赞,礼貌的谢谢就好,但最好不要当真。如果别人一称赞、我们就当真,那之后别人的诋毁、我们也会当真。然后,我们就会渐渐活在别人的评价里,难以脱身。

三角形的稳定,依靠的是底边的厚度和密度,而非顶点的高度。

人生,不可能时时顺心、处处完美,有时,遭遇误解,言辞申辩是徒劳,不如一笑而过,让时间告诉答案,遇到话不投机之人,多说是过,置之不理才是一种智慧。

命运是事后回顾的东西,不是事先知道的东西。

生活,比漫画残忍一百倍。它在你身边安排了无数喜欢欺负你的胖虎,无数喜欢嘲笑你的小夫,和一个你难以追上的静香,却从来没想到要送你一只真正的机器猫。



“搭子”,一种新型社交关系,浅于闺蜜,重于同事,主打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。包括但不限于:口味一致的饭搭子,下班失联的话搭子,咖啡搭子,奶茶搭子,厕所搭子。

众所周知,水的流动性是很大的,特别是你的薪水。

我最近参加了一场婚礼,一位女士走到我面前说:“每次看到你笑,我就想邀请你到我这里来。”

我激动地说:“怎么,你单身吗?”

她说:“我是牙医。”

成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:不想恋爱,就不要恋爱。不想结婚,就不要结婚。不想上班,就不要想了。

土家酱香饼,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披萨。

肉夹馍,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汉堡包。

螺蛳粉,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意大利面。

我告诉我8岁的儿子,如果他去除草,我会给他每小时100元。他问:“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以每小时50元的价格做这件事,我能留下另外50元吗?”我不知道该骄傲还是紧张。

你以为人生低谷的时候健身就会变好,于是你开始健身,后来的确变好了,但好的不是你的人生,是你的食欲。

问:有哪一个瞬间,对老婆彻底失望心寒?

答:某个晚上接老婆下班,路过面包店买了面包和酸奶给她做夜宵,结果她的反应是:你居然有(不受控制的)钱!